



反其道而行

大馬華文的出版與閱讀

——專訪馬來西亞大將出版社傳承得社長

◎ 文字工作者／張瀟文

在臺灣，大部分的人都說「國語」，我們的國語，就是中文，在馬來西亞，說國語，指的是馬來語，中文被稱為華語，意為華族說的語言。閱讀華文書籍，在臺灣是理所當然之事，對東南亞的華人而言，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所謂的不容易，在於書籍的流通與閱讀的能力，這些當然不容易也與各族群的政治鬥爭以及政府的政策有關。

馬來西亞華裔人口將近560萬人，佔總人口比例26.8%（注1），但是華族人口並非等同於閱讀華文的人口。有將近一半的華人，不會閱讀華文，只能說潮州、福建、廣東等方言與客家話，這其中，有些是文盲人口，有些是受英文教育的華人，以家族的方言為母語，以英文為主要對外溝通、閱讀的語言。而剩下的能夠閱讀華語的人口中，有極大部分僅以華文報紙以及通俗雜誌為主要閱讀來源。

在傳承得社長南下坤甸尋訪南方共和國（是一個古老的金礦所在地，據說是第一個由華人建立的共和國）的途中，有幸在東馬的古晉市攔截到傅社長，暢談大將出版社與大將書行的理想，分享於華文閱讀屬於小眾的地域，如何實踐理想，引領華人社會的文化傳承與凝聚，同時又必須運用高明的行銷策略，開拓事業的版圖。

◆ 馬來西亞內容的建構與推展

馬來西亞華文人口雖是中、港、臺之外第一高，但是預估的營業額卻只有臺灣的十分之一。一般層次的閱讀來源來自全馬12家華文報紙與五十餘種華文雜誌，其次則是來自中、港、臺的華文出版品，較高層次的華文閱讀大多數來自中港臺的出版品。根據我的觀察，華文報紙中除了本國相關新聞與風土民情介紹之外，多數文本都轉載來自臺灣等地的期刊、報紙，連圖帶文一起轉載（是否拿到臺灣媒體的同意權就不知道了）。

如同傅社長所言，馬來西亞的華文閱讀，數十年來都是呈現被動地被餵養的狀態，都在閱讀別人的書寫與別人的世界，透過其他地區的華人經驗來認識這個世界。因此，「馬來西亞內容」的建構與推展成為大將出版社的主要方向與願景。

除了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建構「馬來西亞內容」的文本，也為全球華文閱讀人口提供馬來西亞內容，傅社長指出，中、港、臺的華文出版社，因為經濟效益與內容取得的考量，不願意出版馬來西亞內容（注2），也因為沒有媒介與機會去了解，所以從未引起進一步了解馬來西亞的興趣。

職是之故，也屬於華人歷史中重要一環的大馬華人歷史與文化，便在華人出版與閱讀世界中形同幽靈，他們長久以來閱讀著其他地區華人所供應的文本，但是大馬華人的聲音與身



影，難有機會大喇喇地出現在書店與圖書館中，讓其他世界的華人有機會可以看見他們、了解他們。

2001年傅社長在臺北出版節精英論壇中振振地提到：「沒有被閱讀的可能，就沒有身分識別，也沒有尊嚴、沒有驕傲。更嚴重的是，沒有『被閱讀』的可能就沒有文化鏡子，鑑照與認清自己、探索與思考自己。因為沒有『馬來西亞內容』，馬來西亞沒有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這意謂著：馬來西亞或馬來西亞華人『不存在』。」（注3）

社長不諱言，經營華文出版是艱辛的，但是他卻以相當樂觀的視野來看待馬來西亞華文出版的未來，他稱此為華文出版世界的「第四塊版圖」，以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特殊性，豐富全球華文出版的版圖。

大將出版社對於出版華文文本的企圖，不只是對內建構大馬華人的獨特文化與身分認同，對外，也有著與世界接軌的企圖，傅社長提到：「馬來西亞內容書寫的建構與推展，也意謂著從文化輸入邁向輸出的可能，以及自我認知與被辨識的可能。」（注4）藉著不斷累積馬來西亞內容，喚起全球對馬來西亞華人的興趣與認識，進一步輸出馬來西亞的文本，促使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在全球形成自己獨特又清晰的面容。

◆ 閱讀被化約為文憑取得

出版是為要被閱讀，閱讀風氣關係著出版與書行的營運。馬來西亞的整體閱讀風氣如何呢？以我在此地幾個月的觀察，大部分人的閱讀僅止於報紙的瀏覽，傅社長更是直承，華人幾乎不閱讀，馬來人更是不閱讀，馬來書籍的出版與銷售，比處處被邊緣化的華文更是稀少。當我問到如此的學習風氣是否與金融風暴

後復甦的緩慢有關？傅社長的回答呼應了我的疑問，他說整個社會沒有因為金融風暴有所覺醒與學習，只聽到首相馬哈地一人的論調（這好像與過去戒嚴時代的臺灣很像），他難以想像這樣一個缺乏學習意識的社會，如何能提升競爭力？

他笑著說，所以大將做了很多「說教」的工作，一直在推動終生學習的意識，慢慢拔高華人社群的閱讀風氣。但是推動閱讀，依舊受到華人社會傳統的士大夫觀念所阻礙。大部分的華人家庭將閱讀化約為取得文憑的手段。

「華人對閱讀這件事是很現實的！」社長似笑非笑地說，讀書被當作是受教育，如果有人問起，「讀冊沒？」其實就是在問，你有沒有受學校教育？而不是你喜不喜歡閱讀？常不常閱讀？如果學校畢業後，還常看書，有可能會被家人當作怪人，所以閱讀並不被認為生活中必然的活動之一。

◆ 在邊緣位置，反其道而行

除了閱讀風氣，還有種族問題。

談論馬來西亞的華文閱讀與出版的經營，很難不牽涉到多元族群的脈絡與華族被邊緣化的現實情境。

以臺灣媒體提供的了解，讓我們以為大馬的華人很幸福，相對於印尼、泰國等東南亞國家，已經得到很公平的對待；實際上在此觀察，才發現不是這樣，「華人被邊緣化，所以自立與自我安慰變得很重要，馬來西亞的種族和諧如果深入去分析，我不認為基礎是穩固的！」傅社長語重心長地說。

華人雖然可以自由選擇就讀華文小學或是國民小學，但是畢業後，如果繼續就讀由華人自辦的華文中學（此地稱獨中），學歷即不被政府所認可，也不能就讀馬來西亞國立的大



學，如果想繼續深造，只能夠出國留學了！一個留學臺灣的馬來西亞僑生，馬國政府認定他的學歷只有小學畢業，既然是小學畢業，就無法謀得公務的職務，只能從商，生涯發展自然受到限制，也影響馬國華人的公共事務的參與。

有些人只念到華文小學，就轉而就讀馬來與英文教學的國民中學，漸漸地華文能力就只能看看報紙與八卦雜誌，甚至只會說簡單的華語。在華校時間太短，也無法學習到足夠深入與客觀的華族歷史，文化的傳承於是逐漸流失。這也是馬哈地政府對華人的基本方針，就是讓華族勢力逐漸削弱（這又好像戒嚴時代的對臺灣文化的打壓一樣）。

其他，諸如華人的臺籍或中籍的配偶，大約需用10年時間才能取得永久居留（政府不願華人人口數增加），華人公民購屋只能購得60年的土地使用權，馬來人卻不然（不希望讓華人擁有太多土地，並代代相傳）。種種政府政策，包括醫療、教育、社會福利、商業法規等等，在在呈現所謂的馬來族所設定的公正與公平，特別是馬哈地時代中，扶植與提升馬來族是主要政策。

馬來族群因為特殊的對待，導致安逸而不求進步，這也是多年來馬來西亞雖然政治還算

安定，但是整體經濟提升與國民所得，遠遠落後於新加坡、臺灣等國家的原因之一。

在閱讀風氣與族群實存這般邊緣，又不是以華文為主要語言的社會，經營一個華文出版社，是否有逆水行舟之感？

傅社長說起了欲成立出版社之初，向城邦集團的詹宏志先生請益，詹先生給了一句話：「反其道而行」，雖然他當時未曾多做解釋，卻讓傅社長琢磨出大將出版社的經營方針。

在馬來西亞經營華文出版社，已經就是反其道而行了，在經營上如何逆向行駛在眾多阻力之上，成為出版社的最大挑戰。社長說：「商業運作好，其實就在做閱讀的提升，這就夠了」他說，只是悲嘆社會沒有足夠文化與閱讀水平，是沒有用的，雖然大將有著極大的使命感，但是也不必太過強調使命，商業的運作與效益依舊是重大的經營考量。

馬來西亞的華文出版必然不可避免地需放眼整個可能的華文世界，未來最大的華文閱讀市場就是中國，中國出版市場如果勢力趨漲，中文單一的語文世界就逐漸成為一種氣候，誠然能夠與英文閱讀世界，在全球形成二元平分的局勢，「馬來西亞的華文出版，很大的程度依賴著整個中文世界，所以中國的崛起對整個

市場是有幫助的！」傅社長樂觀地憧憬著，只要全球華文出版醞釀出足夠的氣候，馬來西亞內容就可能行銷到全世界，他說：「認定這件工作是辛苦的，但是去做就是了！」

注釋

注1：摘自尋找《華文出版世界的第四塊版圖》，傳承得發表於2001年台北出版節精英論壇。

注2：同上。

注3：同上。

注4：同上。